

会唱歌的墙

会唱歌的墙

葛一敏 乔叶 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JINAN CHINA

chai jing
feng lang
zhou xiaofeng
pan xiangli
zhu ling
li juan
xia yu
lei pingyang
liu xinglong
mo yan
liu zhenyun
peng ruoming
baorji yuanye
ge zhi
ran zhengwan
jing ge
li chunlong
cong hua
yu xinyu
li jingze
bi feiyu
yu dan
wang gan
zhou guoping
chen sicheng
su cangsang
dou chunming
lin qingxia
ning ming
zhang lijun
mai jia
liu xintan
huo yijun
li fang
xu haijiao
wei wei
gan dianjiang
sai ren
wang zhaofeng
bai yansong

柴静
冯唐
周晓枫
潘向黎
朱零
李娟
夏榆
雷平阳
刘醒龙
莫言
刘震云
彭学明
鲍尔吉·原野
格致
冉正万
荆歌
刘春龙
丛桦
于馨宇
李敬泽
毕飞宇
于丹
王干
周国平
陈思呈
苏沧桑
豆春明
林青霞
宁明
张丽钧
麦家
刘心武
骆以军
李方
徐海蛟
魏微
甘典江
塞壬
王啸峰
白岩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散文·会唱歌的墙 / 葛一敏, 乔叶主编.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99-5306-9

I. ①最… II. ①葛… ②乔…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298号

书 名	最散文·会唱歌的墙
编 者	葛一敏 乔 叶
责任编辑	赵 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306-9
定 价	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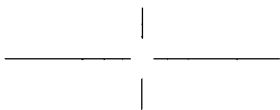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会唱歌的墙

会唱歌的墙



葛一敏 乔叶 主编



前
言

q i a n y a n

江山初雪，梅香正浓。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最散文·会唱歌的墙》付梓面世了。如同一年一度的年夜饭一样，这本2011年度散文年选也是我们编者的年夜饭。待到将合适的篇章选好，回顾起来，我们忽然觉得，这满目佳肴居然也应和了春发、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之韵：

——“春之章”。这些作品出自本年度《散文选刊》“实力散文家”栏目里最年轻的作家群，共有八位：柴静，冯唐，朱零，李娟，周晓枫，潘向黎，夏榆，雷平阳。他们都在三四十岁左右。就一般人而言三四十岁已是中年，但在写作的意义上说却还正是春天。这些作品在春天的手里诞生，七彩斑斓，风格各异，其肆意汪洋的才情和生机勃勃的表达让我们由衷地欣喜和惊叹。

——“夏之章”。夏季，骄阳似火，绿荫重重，生活的乐谱最为繁复，情感的倾吐也最有热度。这一章里，《父与子的战争》、《王三》、《怀抱浮图》等篇章或深情，或温暖，或疼痛，或酸甜苦辣兼而有之。在这些篇章里徜徉，会让人觉得心在大地上自由铺展的同时，也在向着天空纵情生长。

——“秋之章”。秋天，繁花落尽，硕果正结，感性收敛，理性丰沛。这个自然时令里所富有的收获属性，正和此章的整体风味默契合拍。《鱼与剑》、《人类的动物园》、《理想的上下级》、《窗里窗外》……无论是优秀作家还是资深明星，无论是著名教授还是国际企业行政总裁，他们用生命精炼出的智慧都凝结在这些或长或短的篇章里，熠熠烁金。

——“冬之章”。《从今不怵这只杯》、《托养所手记》、《梦游街》、《做一些无用的事》……这些含着冬色的篇章乍一看似乎没有那么绚丽，也没有那么夺目，但是从容、平和、宁静甚至黯淡的笔墨中却蕴含着对尘世的广阔理解、殷切爱怜和诚挚悲悯，如此的理解、爱怜和悲悯难道不正是无限的春意吗？

由此延展开来，冬中有春，春中有夏，夏中有秋，秋中有冬……也许从没有什么截然分明的四季，四季只是通常的一个说辞。正如好的散文篇章也是如此，凉中有热，热中有凉，凉热合流，荡涤灵魂。

话已至此，那么，亲爱的读者，就请您打开这本书，慢慢读来。也许您会觉得：此卷在手，四季在心。春夏秋冬，一切皆好。

目
录

m u l u

— 春之章 —

关于菩萨的几件事·柴 静 008
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能让我心碎·柴 静 010
什么叫气质？·柴 静 021

活着活着就老了·冯 唐 023
大 欲·冯 唐 025
大 钱·冯 唐 029

谁主沉浮·周晓枫 032
落日故人情·周晓枫 038

茶不知名分外香·潘向黎 044
茶洗葫芦茶洗钱·潘向黎 047
听，茶哭的声音·潘向黎 049

我的秘书生涯·朱 零 051
我的厨师生涯·朱 零 055
我的旅店生涯·朱 零 058

羊的冬天·李 娟 061

失踪的生活·夏 榆 067

埋魂记·雷平阳 072
江水三题·雷平阳 075

— 夏之章 —

在母亲心里流浪·刘醒龙 080
会唱歌的墙·莫 言 083
阿克曼、外祖母和德累斯顿(三题)·
刘震云 090
流 年·彭学明 096
王 三(三题)·鲍尔吉·原野 102
信 任·格 致 108

离娘肉·冉正万 111
父与子的战争·王十月 113
怀抱浮图·荆 歌 123
诗意的渔事(二题)·刘春龙 129
城市的食欲·丛 桦 132
沙漠玫瑰和杀手比尔·于馨宇 137

— 秋之章 —

鱼与剑(三题)·李敬泽 150
人类的动物园·毕飞宇 156
棋形不好·张 炜 160
酒之品(五题)·于 丹 163
不相信的能力·王 干 171
两性之间·周国平 173
理想的上下级·陈思呈 175
水知道·苏沧桑 179
风在喊·豆春明 184
窗里窗外·林青霞 187
飞行的世界·宁 明 195
不要把佛信得那么痛苦·张丽钧 204
虚荣是罂粟的譬喻(三题)·麦 家 206

— 冬之章 —

从今不怵这只杯·刘心武 212
梦游街·骆以军 214
随身物品·李 方 217
天下才子，唯先生一个·徐海蛟 221
悲惨的人生，温暖的写作
——写给萧红百年诞辰·魏 微 229
与一把京胡的对话·甘典江 242
托养所手记·塞 壬 246
黑白玉·王啸峰 258
做一些无用的事·白岩松 262

— | —

1

— | —

春
之
章

chunzhizhang

柴静

关于菩萨的几件事

一

前两天听家人说件事，有个搞房地产的同志，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庙，金光灿灿的，搞了一个落成典礼，架了个大台子，请小沈阳演二人转，四村八乡的同志们都去看。

他特别慷慨，把乡亲们往庙里让，一人发一把香，“来来来。”

人稍一多点，他又不痛快了，“别许太多愿了，这是我家的佛。”

二

有一年我在越南，看见地上一把香，歪插着，袅袅地供了好几位。

仔细看，一个是菩萨，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中国皇帝，脑袋上顶着王冠，还有一个是圣女贞德。

问他们，这是怎么个供法。

说：“哎，就一把香嘛，总有一个灵的。”

三

原来认识好几位同志，都属于挺聪明的人，但际遇不太好，有天就突然消失了。

再过那么两三年，有一天出现的时候，面目完全改换，行头也变了。

跟你讲他是怎么在大师教导下顿悟的，痛哭流涕后，从此嘴角都是莫测的一缕微笑。

说话特别玄，前生后世的，你要有点疑问什么的，他就怜悯地看着你：“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无知。”

有次跟沈浩波聊起来，他说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找他出书，说要启蒙大众，他一开始也特别纳闷，聊深了明白了。

他笑：“这是另一种功利，这种多快啊，哥们我悟了，瞧我比你们都高。”

四

最近有的新闻杂志简直吓我一跳，满天神佛，写得神乎其神。

前几天碰上一个开书店的人，满面愁容，他爱人清华毕业的，看了这些报道，现在要把家产都变卖了，上山去。

我认识一位喇嘛，几年前一起吃饭，一些人说起各种神迹，他笑着听，不评论。

我问他怎么看。

他说：“我不能说这些东西肯定不存在，我只能说我从没见过。”

他夹了一口菜说：“只不过真正的僧人只是像妈妈一样，讲最普通的人生道理。”



柴静

能让我心碎

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

1

第一次看这个视频，一个赤膊的精壮汉子，夹烟的手定在空中，说不出脸上是狂喜还是痛苦，唱道：“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一仰头狠狠把下牙床一绷，嗯，这人身上有股能豁出去的劲儿。

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名了，很多媒体围着采访。他正给别人签名，签得龙飞凤舞的，我才知道他叫王旭，有人说：“您这字儿是练过啊？”

他面无表情，“天天一大车一大车的货都得签字，不签名字要扣钱的。”

他的职业是个仓库保管员。

我俩握手，边上有人对他介绍我“这是谁谁”，说完停顿一下，等他反应。

他像没听见一样，没假装说“哦，你好你好。”，也没问“谁？”就两大眼珠子看着我，严肃地说：“你手挺凉的，找个暖和地儿吧。”

他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来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

他拿个装胖大海的铁杯子，嗓子感冒，哑的。也不担心直播的时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让唱一首歌，他觉得这一点不如在地下通道里唱，“痛快”。

我问：“那什么感觉，来劲吗？”

“嗯，非常来劲，非常过瘾。有的时候过道里人特别多，来回过，人的声音嗡嗡嗡嗡，我烦那个声音，我就要唱崔健的歌，吼老崔的‘一，二，三，四……’”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对，唱完一段之后，再看，消停了，没有一个人吭声。”

2

农民工很多，唱歌的也不少，但有这种劲儿的人少，他四十四了，这个年纪的人，有的都在家里踏实当爷爷了，他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十六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成方圆唱《游子吟》，对那个“六弦琴”感兴趣，坐火车去开封花四十五块钱买了一把金龙牌吉他。这是民权县第一把琴，买回去之后，县里没人会这个，他对着吉他看来看去。“我就想，这七个音，1，2，3，4，5，6，7，这六根琴弦，怎么能发出七个音？挺纳闷的当时，然后就来回抠，抠了很多天，左手手指不经意间按到弦了，一拨，还有音，这就知道，哦，按着也能出声。然后就开始找，1，2，3，4，5，6，7，i。”

他愣是自己把和弦都找出来了。

我问：“不知道你在农村里面拿把吉他唱歌，是受人羡慕呢还是……”

他说：“二流子，比我长一辈的人都说我二流子。”

我以为这话听了让他有点难受。

他说：“没有，管他干吗啊，我弹我的，那个时候我家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是民权通往菏泽的省级国道，我们就在马路边上走着，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这样的小男生，不分时代地域，哪儿都有一小撮，但一般稍长大一点儿就被制服了，人都得活着。

3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他就承包了一个苹果园，一百多棵苹果树，种的不怎么好，但日子过得痛快。

没两年苹果树就都死了，刨了种庄稼。小麦、大豆、花生、棉花、玉米、西瓜、甜瓜，到冬天还撒了两亩地的菠菜，小菠菜，拿着种子一撒，也不用管它，到后来就拎个

小篮子、小铲子，想吃几棵挖几棵。

他年轻，力气大，不觉得苦。

说起春天播完种之后犁地，他是真兴奋。“那个麦子，播完种之后都是一条一条的沟，得拿一个很沉实的木板，你要力量大的时候，你想绑多宽就绑多宽。就那样，绑上根绳，从地这头往那头走。弄过去之后，看着可好看了那个地，平展展的。然后一溜一溜一溜，整整齐齐的麦苗都长出来了，看着好看。”

有生命力的那个壮阔劲儿他喜欢。

但农民种地没什么效益，八十年代末，农业负担开始加重，再怎么下力，一年到头种的东西只够自己吃的，挣不着什么钱，只能图个痛快。盖个看苹果的小庵子，晚上几个人坐着，“抱着把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有烟，但是不喝水，就那样，想起一出唱一出。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马路上也有人，在那儿站着听，我就唱。有的就骑着自行车直接从马路上就下地了，‘我离可远都听见你唱歌了’，就坐在那歇会儿，抽支烟，聊会天，继续唱，那样。”

但一两年后，跟他一样大的都结婚生子了，就他一个人，吊儿郎当每天在那晃悠。后来不结婚也不行了，老被人打听：“一打听你，什么都行，就两样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他找媳妇，一见面拉着人家的手，哭诉了一回身世，媳妇“可怜”他，就嫁了。很快也生了儿子。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这么在生活的筐里过下去了，一笔一笔，填满就算。

4

1989年，县里来了歌舞团，要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跟他闹，他说那我怎么也得走。“喜欢啊，就想着，那个东西勾着魂，那时候感觉是什么东西都拉不回来的。”

“什么东西勾着你了？”

“就想去唱歌，还有他们那个氛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能唱歌了，能唱给好多人听了，谁也拉不住我，就这样想，就一股劲的想往外走，出去了，老婆特伤心，抱着个小孩子，那么长一点。”

那时候歌舞团一共十三个人，搭台，绳子，吊灯，拉幕，独唱，伴唱，他都干，他烫个大头发，穿个皮裤，穿个高跟皮鞋，穿个红色的衣服当演出服了。

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他往台上一站，刚准备起范儿，底下有人认出来了，“哟，那个是卖苹果的！”

我问：“还唱得下去吗？”

他说，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底下就有人接话“你早就该走了”。

一年到头到了春节，农民歌舞团一天五块钱，他回家带回去二十块钱，里头还有跟别人借的十块钱，“手冻得红肿，手冻得这么高，都裂着大口子。回家了，那时候感觉老婆的被窝特别暖和，往里一钻，再不想出来了。”

5

他跟老婆一起卖馄饨，九十年代初是就近进城打工，选择也不多，民权有个葡萄酒厂，上完班有吃夜宵的，就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得准备一百个碗，“卡卡一排，碗是干净的，我这调好的料，配好的料，放在桶里，卡卡，放在桌上就摆了一大片，一看，那些人呜呜地就出来了，冲这边就过来了，赶紧的，汤卡卡一盛，馄饨往里头一扔，噼里啪啦，管它多少，反正5毛钱一碗，就开始端，端完之后又一轮，端完之后又一轮，挺紧张的，紧张完了，忙了一身汗，然后等他们走了，收摊，回家，睡觉。”

后来又卖小百货，卖年糕，卖菜，给人加工鸡蛋糕，收花生。王旭说起鸡蛋糕来格外有股子香甜劲儿，“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加工的都是足料，料是足的，有的里头面粉多，鸡蛋少，或者说蜂蜜、白糖，糖精什么的，我就是纯砂糖，纯蜂蜜。”

他说：“我是主张那种一分利的人，我不是主张两分利的人。”

他就这么忙忙叨叨的，只有去县城里头去买东西，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带着老婆，才想起唱歌的事，刚唱一句“春去春会来……”，“我老婆说‘唱什么唱啊，哭了似的’。特伤我，不唱了。然后就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这个行，特逗，挺好玩。”

但小买卖做不成气候，还常被抄摊。九十年代末，河南外出打工大潮开始了，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天十块钱，没别的手艺，就靠便宜出大力，“上面拆了房子，我就在底下哗哗地弄，一头一脸的都是土，到最后就露个小眼睛，一张开嘴，牙是白的。”

春节在黄河小浪底，他为了拿一百多块钱的加班费不回家。

大年三十值班，“那时没人，一个大山里面，感觉回音特别好，就吼呗，唱呗。”

在山里头，黄河小浪底，就唱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不凄凉，也不自怜，唱累了，算一会儿一百多块钱怎么花，再唱一阵子。

6

2000年，有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他说还会点儿，人家说那你就过来北京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车。

“快到西站的时候，心里直跳，首都啊这是。做梦，突然间就来了，就到北京来了，看着火车外头那灯光，灯火辉煌的，真好看，我说一晚上得浪费多少电啊，八毛钱一个字在我们老家，然后就来了。下了车直接就拉清河去了。”

我纳闷：“叫你来不是来唱歌的吗？”

他说：“其实是给KTV包房烧锅炉去了，烧锅炉一个月给五百块钱，五百块钱也不少，我在家一年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那你那时候能上KTV唱去吗？”

他说：“唱啊，也上去过，趁老板不在，几个人噌噌爬上去了，唱唱，还没唱两首，底下一个人上来，闷声喊，老板回来了，就放下。也能洗澡，也能唱歌，也能挣钱，多好。”

他看KTV门口别人开排档，向妹妹借了三四千块，就跟经理申请把门口的摊承包了，什么都弄好，干了一晚上，经理一看生意好了，半夜就找他谈话，“老王，这个东西你确实不适合，你还得烧锅炉，锅炉这个东西，一会儿离开人了就不行了，所以说我还是给你收回来吧。”

收回去，经理自己就干去了。

我说：“你当时也不跟他急啊？”

他说：“我哪敢急啊，我敢急吗？一急，走啊，没地儿去了，烧锅炉就烧锅炉吧，我说那我要来喝酒免费啊，他说行行行，免免免。”

烧完锅炉，夏天，王旭穿着大裤衩，往小摊上一坐，“喝酒，吃小菜，往狠了吃，气得我。”

到最后锅炉的活欠他半年工资没给。他待不下去，回家了。

7

2003年北京有地方要仓库保管员，他说那不得记账吗？我只初中毕业。电话里那

人说 $1+1=2$ 你知道不？他说知道，人家说那你就来把。

来了没几天就闹非典了，人都不让出去，几个同事坐那山南海北就那么聊天，说，哎，你唱得真不错，你怎么不去酒吧啊，他说去哪个酒吧，同事说你打电话找吧。

老板办公室里有电话，他四下一看没人就进去了，打，拨 114，“喂”，他还得看着两边，低声说，“麻烦您给我找一下全北京市酒吧的电话。”

114 倒没崩溃，很镇定地说：“就三个。”

打了两个，都不要人，又打最后一个，在三里屯，说正好缺一个歌手，他真被看上了。但从他打工下班到演出相隔两个小时，“我算着倒两次车蛮可以赶到，结果一到国贸就堵，一到国贸就堵，堵得我快要命，迟到了三天。”他说，老板，明天我还来不，老板说，那你说呢？他说那我就不来了呗，老板说对，我就这个意思。

再没别的路子了，就下了地下通道。

第一次去公主坟地下通道，他就顺着那个边上溜溜达达，溜溜达达，终于走不动了，结果贴着边一坐，不敢唱，把琴放在那儿，又背着琴出去了，买啤酒去了。买完一瓶回去，还是不对劲，还不够，还没壮起来。又回去，又买一瓶喝，还不对劲，又买一瓶喝，三瓶，才往那儿一坐，才敢弹。

一开口唱了，雄心就起来了，“我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我都想好了。我这两天在公主坟唱，我会顺着再往东唱。唱南礼士路，唱复兴门，唱西单，唱王府井。”

我明白了：“哦，要直逼北京核心。”

终于有一天唱到天安门去了，他背着琴在前门的通道里一溜达，后面有个保安就来了，他心里通通跳，心说这个地方肯定不让唱，蹙眉搭眼回去了。以后还是公主坟通道吧，“冬暖夏凉。”

8

后来他就守着公主坟通道唱，有一年里头施工，就那么呛着，嗓子里，像小针扎的，不停地扎，咳嗽都是黑色的痰。

他不能停，也不想停，声音小点也不愿意，“不能不唱摇滚。”他也害怕不能再唱，就锻炼自己的肺，练憋气，“我能憋两分多钟，最长的，憋两分四十几秒好像。”加上跑步，倒立。

他说，“给你来一个。”直接脑袋点地就折墙上了。我端详了一会儿，说哦，你那腹肌是这么来的。